

中 字 语 文 扩 展 读 物

文言文译释与赏析

散文卷



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

目 录

时 规	〔唐〕元结(1)
吴季子札论	〔唐〕独孤及(3)
进学解	〔唐〕韩 愈(8)
愚溪诗序	〔唐〕柳宗元(15)
答韦中立论师道书	〔唐〕柳宗元(20)
顾况诗集序	〔唐〕皇甫湜(28)
长安雪下望月记	〔唐〕舒元與(31)
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讳愈文集序	〔唐〕李汉(35)
罪 言	〔唐〕杜牧(39)
送薛处士	〔唐〕杜牧(48)
李贺小传	〔唐〕李商隐(50)
本猫说	〔唐〕陈 黯(54)
纪鸛鸣	〔唐〕林简言(57)
书褒城驿壁	〔唐〕孙 樵(60)
越妇言	〔唐〕罗 隐(64)
悲挚兽	〔唐〕皮日休(67)
野庙碑	〔唐〕陆龟蒙(70)
上冢宰许公书	〔明〕何景明(75)
跋赵文敏公巫山词	〔明〕杨 慎(79)

送程龙峰郡博致仕序	〔明〕王慎中(82)
报刘一丈书	〔明〕宗 臣(86)
杂 说	〔明〕李 贽(90)
先妣事略	〔明〕归有光(95)
西湖香市	〔明〕张 岱(100)
报国寺	〔明〕刘 侗(104)
送王翦林南归序	〔清〕方 苞(107)
继室张宜人权厝铭并序	〔清〕姚鼐(110)

时 规

[唐]元结

[阅读提示]

作者元结(公元719—772年),字次山,河南鲁山(今河南省鲁山县)人。天宝十二年(公元754年)进士。历任道州刺史、容州刺史,加授容州都督充本管经略使。有《元次山集》流传后世。

元结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者之一。他的散文,气势超迈,笔力雄健,推动了当时的文学创作。他的一些讽刺性散文,对后来的韩、柳,都有一定的影响。

元结著有“五规”,即《出规》、《处规》、《戏规》、《心规》、《时规》,规的含义是规劝、警戒。本文是其中的一篇,作者借中行公苏源明的话,揭露了统治者搜刮人民,欲壑难填的丑恶本质和争权夺利、互相倾轧的行径,表现了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。全文构思巧妙,讽刺尖锐而深刻,是元结讽刺小品中一篇很有特色的作品。

[原文]

乾元己亥^①,漫叟待诏在长安^②,时中行公掌制在中书^③。

中书有醇酒，时得一醉。醉中，叟诞曰：“愿穷天下鸟兽虫鱼以充杀者之心，愿穷天下醇酎美色以充欲者之心。”中行公闻之叹曰：“子何思不尽耶？何不曰愿得如九州之地者亿万，分封君臣父子兄弟之争国者，使人民免贼虐残酷者乎？何不曰愿得布帛钱货珍宝之物，溢于王者府藏，满将相权势之家，使人民免饥寒劳苦者乎？”叟闻公言，退而记之，授于学者，用为时规。

〔注释〕

①乾元己亥：即唐肃宗乾元二年。②漫叟：元结自号。待诏：等待皇帝诏令任用。③中行公：苏源明，字弱夫，自署中行子。掌制：即负责草拟皇帝诰命。中书：中书省，官署名，唐代为全国政务中枢。

〔译文〕

唐肃宗乾元二年，漫叟在长安等待皇上的诏用，当时中行公在中书省负责草拟皇帝的诰命。中书省有美酒，时常能够尽兴一醉。醉意朦胧中，漫叟放诞地说：“希望捕尽天下的鸟兽虫鱼来满足嗜杀者的欲望，希望尽得天下的醇酒美女以满足贪吃好色者的欲望。”中行公听后叹道：“您想的为何不再周全些呢？为什么不说希望得到亿万个像九州那么大的地方，分封给那些君臣父子兄弟之间争权夺位的人，使人民免遭残杀涂炭呢？为什么不说希望能让很多绸缎钱币珍宝之类，装满帝王的府库和将相权贵的家中，使人民免受饥寒劳苦呢？”漫叟听了中行公的这席话，从中书省回家后记了下来，传授给求学的人，用来作为对时世的规劝。

吴季子札论

[唐]独孤及

〔阅读提示〕

作者独孤及(公元725—777年),字至之,河南洛阳(今洛阳市)人。天宝末年进士,历任左拾遗、礼部员外郎、常州刺史等职。有《毗陵集》于世。

独孤及以写作古文而著名。其文长于议论,风格峭丽奇警。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者,独孤及作出了积极的历史贡献。

吴季子札,又称季札、公子札。他是吴王寿梦四子中最小的一个。寿梦认为他最贤,要让位给他。他推辞了。其后长兄、三兄又相继要让位于他,也都推让掉了。最后,终于发生了公子光与王僚互相争夺王位继承的流血事件。对于季札的行为,论者一概加以褒扬,而独孤及独具慧眼,认为季札让国只是为了自己的名誉,没有考虑国家利益,因而导致内讧,乃至最后亡国。他的行为,不仅算不上贤明,而且对国家的危害性很大。作者提出了为了国家利益要当仁不让,很有说服力。

文章写法上的特点是简洁遒劲,层次分明。先点季札不能称贤,后析为何不能称贤,最后论定确实不能称贤。展开

时，层层深入；结尾处，干净利落。

〔原文〕

谨按：季子三以国让，而《春秋》褒之。余征其前闻于旧史氏，窃谓废先君之命，非孝也；附子臧之义，非公也^①；执礼全节，使国篡君弑，非仁也^②；出能观变，入不讨乱，非智也。左丘明、太史公书而无讥，余有感焉。

夫国之大经，实在择嗣。王者慎德之不建，故以贤则废年，以义则废卜，以君命则废礼。是以太伯之奔句吴也，盖避季历。季历以先王所属，故篡服嗣位而不私。太伯知公器有归，亦断发文身而无怨。及武王继统，受命作周，不以配天之业让伯邑考，官天下也^③。彼诸樊无季历之贤，王僚无武王之圣，而季子为太伯之让，是徇名也，岂曰至德？且使争端兴于上替，祸机作于内室，遂错命于子光，覆师于夫差，陵夷不返，二代而吴灭。

以季子之閔达博物，慕义无穷，向使当寿梦之眷命，接餘昧之绝统，必能光启周道，以霸荆蛮。则大业用康，多难不作。阖闾安得谋于窟室？专诸何所施其匕首^④？

呜呼！全身不顾其业，专让不夺其志，所去者忠，所存者节。善自牧矣，谓先君何？与其观变周乐^⑤，虑危戚钟^⑥，曷若以萧墙为心，社稷是恤？复命哭墓，哀死事生，孰与先衅而动，治其未乱？弃室以表义，挂剑以明信^⑦，孰与奉君父之命，慰神祇之心？则独守纯白，不干义嗣，是洁己而遗国也。吴之覆亡，君实阶祸。且曰非我生乱，其孰生之哉！其孰生之哉！

〔注释〕

①附子臧之义：子臧是春秋时曹国贵族。曹国发生内乱，

曹公子负刍杀太子自立。晋厉公会同诸侯捉住负刍，欲立子臧，他坚决不从。②国篡君弑：吴王馀昧死后，其子王僚即位。诸樊的儿子公子光认为季札辞让，应由自己继承王位，就派刺客杀王僚，自立为王。③武王：周文王子，西周王朝的建立者。伯邑考：周文王长子，武王兄。文王认为武王贤，就立了武王为太子，而没有立长子伯邑考。文中赞扬武王不让兄，是考虑到国家的利益。④专诸：吴国勇士，受公子光的派遣刺杀王僚，得手后，自己也被当场杀死。⑤观变周乐：公元前544年，季札到鲁国访问，听到演奏周王室特赐的音乐，察知各国的兴衰。⑥虑危戚钟：公元前544年，季札出使卫国，路过卫大夫孙文子的封邑戚地，听到奏乐击钟，就提醒孙文子，说他处境危险。⑦挂剑以明信：季札出使时，路过徐国，徐君喜欢他的剑，却不便说出来。季札知道他的意思，但因为有使命在身，不能马上送给他。回来时，徐君已死，于是便把剑挂在徐君墓前的树上，表示以前心里答应过，要讲信义。

〔译文〕

谨按：季札三次推让继承吴国王位，《春秋》这部经典上对此大加褒奖。我从过去的史书中验证了一下以前听到的这种说法，私下认为，不听从先王的命令，不能叫作孝；与子臧让位的义举相比附，不能叫作出以公心；坚持长子继承的礼制，保全自己的节操，使得国家被篡夺，君王被杀死，不能叫作仁，出使外国能观察形势的变化，在自己国内却不去讨伐叛乱，不能叫作智。左丘明的《左传》和司马迁的《史记》记述季札的事，却不加讥刺，我感到迷惑不解。

国家最重的纲常，就在于选择君王的继承人。做君王的人担心不能立有德的人为嗣，所以按照贤能的标准择嗣就不

能照顾到年龄，按照大义的标准立嗣就不去占卜，按照君王的旨意择嗣就不管礼制。因此吴太伯出走到句吴，是为了避开弟弟季历，让他继承王位。季历按照周太王的嘱托做，所以他继承王位并不是为自己打算。太伯知道王位有了归属，就剪短头发，在身上刺了花纹，毫无怨言。到了周武王继承王位，承受天命，建立了周朝。他本不是长子，但不把建立周朝的大业让给长兄伯邑考，这是以周朝天下的利益为重。那个诸樊，没有季历的贤能，那个王僚，没有武王的圣明，但季札却干出了太伯让国那样的事，这是徒慕虚名，怎么可以与太伯的至德相比呢？况且使得国内的争端发生在王位更替的时候，祸乱兴起于王室内部，于是公子光劫夺了王位，到了儿子夫差，就被越王勾践打败。国势衰落，不能恢复，父子只传了两代，吴国就灭亡了。

以季札这样见解通达、知识渊博、不懈地追求道义的人，如果先前担当了寿梦的遗命，继承了馀昧死后的王位，一定能够发扬光大周朝宗系的统治，称雄江南。那么，吴国也就能够因而强盛，许多祸乱也就不会发生了。这样的话，阖闾怎么能在地下室里密谋夺位呢？专诸的匕首又怎么能够发挥作用呢？

唉！保全自己的身名而不顾惜吴国的大业，坚决推让而不改变素志，所丢掉的是忠，所保存的是节，季札倒是很会养护自己，但对死去的君王怎样交待呢？与其从周朝的音乐中观察各诸侯国的兴衰变化，从戚地的钟声中觉察到孙文子处境危险，何不多关心一下自己国家内部的祸患，多忧虑一下自己国家的安危呢？与其到王僚墓上去哭祭回报，哀悼已死的王僚，侍奉活着的公子光，何不在争端发生之前就采取行动，在祸乱未发生之前就进行防治呢？与其抛弃家室来表示自己

的节义，把宝剑挂在徐君墓前来表示为人守信用，何不遵奉君父寿梦的遗命，继承王位，来安慰他的在天之灵呢？就这而言，自己要保持纯洁，不追求合理的王位继承，这是干净了自己而抛弃了国家啊！吴国的灭亡，季札实在是祸患的根源。他还说：“不是我引起的祸乱。”到底是谁引起的呢！到底是谁引起的呢！

进 学 解

[唐]韩 愈

〔阅读提示〕

作者韩愈(公元768—824年),字退之,河南河阳(今河南省孟县)人。幼年孤苦,勤奋自学。二十五岁中进士。先后任观察推官、四门博士等职。贞元十八年(公元802年),做监察御史,因上书指责朝政,被贬为阳山令。元和十四年(公元819年),上书谏迎佛骨,贬官潮州刺史。官终吏部侍郎,世称韩吏部。

韩愈是中唐古文运动的领袖。主张“文以载道”,反对六朝以来艳丽浮夸的文风,提出“辞必己出”、“惟陈言之务去”的口号。他不但在理论上积极倡导,而且努力从事创作,写了许多具有独创性的优美的散文。他可以说是继司马迁之后优秀的散文作家。

《进学解》是他再任国子博士时写的,主要在指责当时的执政者不识贤愚,大材小用。它的表现形式十分巧妙,通过国子先生训诲诸生,诸生加以反驳的对话方式,借诸生之口,发泄自己胸中的怨愤。

文中的一些著名观点,如“业精于勤,荒于嬉;行成于思,

毁于随”等，具有十分普遍的意义。写作上，善用比喻，语言生动。“佞屈聱牙”、“同工异曲”、“动辄得咎”等，已成了今天人们口头常用的成语。

〔原文〕

国子先生晨入太学^①，招诸生立馆下，诲之曰：“业精于勤，荒于嬉；行成于思，毁于随。方今圣贤相逢，治具毕张^②。拔出凶邪，登崇峻良^③。占小善者率以录，名一艺者无不庸^④。爬罗剔抉^⑤，刮垢磨光^⑥。盖有幸而获选，孰云多而不扬？诸生业患不能精，无患有司之不明；行患不能成，无患有司之不公。”

言未既，有笑于列者曰：“先生欺余哉！弟子事先生，于兹有年矣。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^⑦，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。记事者必提其要，纂言者必钩其玄^⑧。贪多务得，细大不捐。焚膏油以继晷，恒兀兀以穷年^⑨。先生之业，可谓勤矣。觝排异端，攘斥佛老。补苴罅漏，张皇幽眇^⑩。寻坠绪之茫茫^⑪，独旁搜而远绍。障百川而东之，回狂澜于既倒。先生之于儒，可谓有劳矣。沉浸醲郁，含英咀华^⑫。作为文章，其书满家。上规姚、姒^⑬，浑浑无涯。周诰殷盘^⑭，佞屈聱牙。《春秋》谨严，《左氏》浮夸。《易》奇而法。《诗》正而葩。下逮《庄》、《骚》，太史所录。子云、相如，同工异曲。先生之于文，可谓阅其中而肆其外矣。少始知学，勇于敢为。长通于方^⑮，左右具宜。先生之于为人，可谓成矣。然而公不见信于人，私不见助于友。跋前踖后，动辄得咎。暂为御史，遂窜南夷。三年博士，冗不见治。命与仇谋，取败几时。冬暖而儿号寒，年丰而妻啼饥。头童齿豁^⑯，竟死何裨？不及虑此，而反教人为！”

先生曰：“吁！子来前。夫大木为杗，细木为桷^⑰。櫨栌、

侏儒^⑬，榱、闾、楹、楔^⑭，各得其宜，施以成室者，匠氏之工也。玉札、丹砂，赤箭、青芝^⑮，牛溲、马勃，败鼓之皮^⑯，俱收并蓄，待用无遗者，医师之良也。登明选公，杂进巧拙，纡余为妍^⑰，卓犖为杰，校短量长，惟器是适者，宰相之方也。昔者孟轲好辩，孔道以明。辙环天下，卒老于行。荀卿守正，大论是弘。逃谗于楚，废死兰陵。是二儒者，吐辞为经，举足为法，绝类离伦，优入圣域，其遇于世何如也？今先生学虽勤而不繇其统^⑱，言虽多而不要其中，文虽奇而不济于用，行虽修而不显于众。犹且月费俸钱，岁靡廩粟，子不知耕，妇不知织，乘马从徒，安坐而食。踵常途之促促^⑲，窥陈编以盗窃。然而圣主不加诛，宰臣不见斥，兹非其幸欤？动而得谤，名亦随之。投闲置散，乃分之宜。若夫商财贿之有亡，计班资之崇庳^⑳，忘己量之所称，指前人之瑕疵。是所谓诘匠氏之不以杙为楹，而訾医师以昌阳引年，欲进其稀苓也㉑。”

〔注释〕

- ①国子先生：韩愈自称。唐代的国子监是设在京城的最
高学府，设有国子学、太学、四门学、律学、算学、书学、广文学，
各学均立博士。韩愈曾几次任国子博士。太学：此指国子监。
②治具：指法令。③峻良：才能出众的优秀人才。④名：以
……闻名。庸：任用。⑤爬罗剔抉：搜罗选拔。⑥刮垢磨光：
刮去污垢，磨出光来，指造就人才。⑦六艺：指儒家的六部经
典著作：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。⑧纂言者：理
论著作。钩：探求。⑨兀兀：辛苦。⑩张皇：发扬光大。幽眇：
指儒家学说中幽奥深微的道理。眇，同“渺”。⑪坠绪：将要失
传的儒家道统。⑫醖郁：浓厚馥郁的香味，指儒家典籍中的精
辟之说。含、咀：体会。英、华：精华。⑬姚、姒：虞舜和夏禹的

姓，指《尚书》中的《虞书》、《夏书》。⑭周诰：《尚书·周书》中的《大诰》、《康诰》、《洛诰》等篇。殷盘：指《尚书·商书》中的《盘庚》上、中、下三篇。⑮方：道理。⑯头童：头发脱落。⑰桷：屋梁。桷：方椽子。⑱欂栌：即斗拱，是壁柱顶上支撑屋梁的方木。侏儒：原指矮人，此指梁上短小的支柱。⑲闑：门枢。闑：门中央所竖的短木，俗称门橛。扂：门闩。楔：门两旁所竖的长木。⑳玉札：玉屑。丹砂：朱砂。赤箭：天麻。青芝：又名龙灵，灵芝的一种。以上四种都是名贵药材。㉑牛溲：一说是牛尿，可利小便。另说即车前草。马勃：又名马屁菌，可以止血。败鼓之皮：破鼓皮。㉒纤余：屈曲的样子，指为人稳重、谨慎。㉓繇：同“由”。㉔踵：跟随。促促：同“妮妮”，小心谨慎的样子。㉕财贿：指奉禄。亡：同“无”。班资：指官位资格。庫：同“卑”。㉖昌阳：即菖蒲，中药名，可益寿延年。豨苓：又名猪苓，一种泻药。

〔译文〕

国子先生早上来到太学，召集学生们，让他们站在学馆的台阶下，教诲他们说：“学业的精进，在于勤奋学习，学业的荒废，则是由于嬉戏；德行的培养，在于深思细考，德行的毁败，则是由于盲从随便。今天，圣君有贤臣辅佐，法律政令全都建立了起来。清除凶恶邪僻的坏人，提拔德才兼备的人才，人们只要有一点美德，或者具有一技之长，无不加以任用。经过搜罗选拔，培养造就，也许有的人因侥幸而被选中，但谁能说因为人才多，杰出之士就会被埋没？你们这些学生要担心的，只应是自己的学业是不是精进，而不必问主管官员是不是具有知人之明；要担心的，只应是自己的德行是不是完善，而不必问主管官员是不是公平。”

话还没有说完,有个学生在队列中不禁笑出声来,问道:“先生这是在骗我吧!弟子跟随先生学习,到现在也有些年头了。先生的口中不停地诵读六经文章,手中不停地翻阅诸子百家的著作,对于记事类的著作,一定要规纳出它的要点,对于理论性著作,一定要探索出它的精义。贪求多读,务必要求有所收获,不论大小问题,都不肯忽略。点着灯烛,夜以继日,如此勤奋,长年坚持。先生在学业方面,可称是勤勉的了。抨击异端学说,排斥佛教和道教。修补儒学欠缺的地方,使其幽奥深微的道理得到发扬光大。寻觅将要失传的儒家道统,独自到处搜求,要远继孔孟开创的事业。就像筑起堤坝,防止江河横溢,使之东流入海那样,来引导百家归向儒家学说,就像奋力挽转汹涌澎湃的波涛那样,来扭转佛、道异端造成的祸害。先生对于儒学,可以说是有功劳的了。沉浸在精辟的儒家典籍中,细细品味其中的精华,写成著作,堆满屋中。向上效法:《虞书》、《夏书》,内容深博广大;《周书》、《商书》,文字艰涩难读;《春秋》用字谨严,内含褒贬;《左传》用辞,铺张夸大;《周易》变化奇妙而有规则,《诗经》思想纯正,文辞华美。向下效法:《庄子》、《离骚》、太史公司马迁的《史记》,至于扬雄、司马相如的辞赋,虽然风格不同,却一样的工美精妙。先生在文章方面,可以说是内容广博、文笔恣肆的了。少年时代刚懂得学习的时候,就敢作敢为,年长以后通达礼法,能够恰当地处理各种事情。先生在为人方面,可以说是成熟、练达的了。然而在政事公务中得不到别人信任,在个人生活上得不到朋友的帮助,进退两难,动辄得咎。刚当上监察御史不久,很快就被贬谪到南方的边远之地,做了三年国子监博士,职位闲散,无法表现出自己的政治才能。就像命中注定,总是遇见仇敌,一次次经受着挫折。冬天的天气还不算太冷,你的儿女却冻

得哭号；年成本来是丰收，你的妻子却因饥饿而啼哭。先生的头发脱落了，牙齿也残缺了，就这样一直到死，又有什么益处呢？不知道考虑一下自己的处境，反倒教训别人干吗？”

国子先生说：“咳！你站到前边来！大木做屋梁，小木做椽子，有的木头做斗拱，有的木头做短柱，还有的做门枢、门楣、门闩、门柱，它们各自派上适当的用场，以造成房屋，这是木匠的本事；玉屑、朱砂、天麻、龙芝这些名贵药材，牛尿、马屁菌、破鼓皮这些普通药材，统统兼收并蓄，以备应用，没有扔掉的，这是医生的高明；选拔人才时，识别准确，公正无私，巧的、拙的都加以录用。为人厚重、谨慎、有涵养，这很好，为人性格豪放、具有锋芒，这也很好。比较各种人才的短处和长处，根据他们的才能加以任用，这是宰相治国的方法。古时候孟轲喜欢辩论，孔子的学说得以大明，他乘着车子漫游天下，最终在奔波中老去。荀子恪守孔子的正统，发扬光大了儒家思想，他为了逃避谗言来到楚国，后来又被罢官，死在兰陵。这两位儒者，发出的言论成为经典，做出的行动成为规范，他们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儒者，进入了圣人的境地，他们在世上的境遇又如何呢？现在先生我虽然学业勤勉，但不能遵循儒家的道统；言论虽然不少，但不能抓住根本；文章虽然写得奇妙，没有什么实用；品行虽然有一定修养，但并不超出众人。尽管这样，还要每月领取俸钱，每年耗费禄米。儿子不懂耕田，妻子不会织布，出门就骑马，后面跟着仆役随从，轻轻松松地吃饭度日，小心谨慎地遵循着世俗之道。著作不过是从古书中抄袭一点东西而已。然而，圣明的天子不惩罚我，宰相不罢免我，这难道不是我的幸运吗？一做事就遭到诽谤，名声也跟着受影响，不断地受处分，被安置在闲散的位置上，那也是本该如此。至于考虑俸禄的多少，计较官位的高低，忘了自己的能

力适宜做什么事,一味指责上司的过失,这就像质问木匠为什么不用短木做柱子,指责医生不应用菖蒲,而应用猪苓做长寿药一样啊。”